

主编 ◆ 何龙群 李富强

中国壮学文库

STUDY ON THE MO CULTURE
OF THE ZHUANG PEOPLE

壮族麽文化研究

黄桂秋 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壮学文库

主编 ◆ 何龙群 李富强



壮族麽文化研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黄桂秋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族麽文化研究/黄桂秋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4

(中国壮学文库)

ISBN 7-105-07635-6

I. 壮... II. 黄... III. ①壮族—原始宗教—研究—中国
②壮族—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②K28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26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31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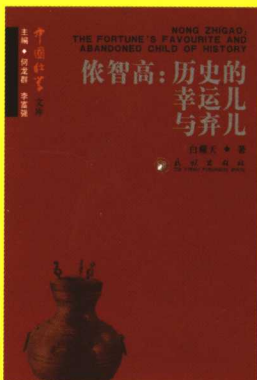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黄桂秋 壮族，籍贯广西横县柴城，出生于广西武鸣县大明山下的马头乡。中学毕业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和民办教师，1979—1983年就读于广西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院）中文系，师从过伟、韦其麟等教授。1983—1999年在崇左县南宁地区第二民族师范学校任教，1995年被评为高级讲师职称，1998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中国中等师范学校教师奖。1999年调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2002—2004年在职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民族古籍学研究生班进修学习。现为广西民族古籍办副主任。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广西壮学会副秘书长。主持《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1~8卷）的项目翻译整理工作，担任副主编及后期统纂。已在报刊上发表《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水族故事研究》、《壮族仪式歌谣与民俗文化》等学术专著多部。

已出版图书:



策划编辑: 黄显辟 责任编辑: 毛乐燕

DIANNAOZHIZUO HANTANGCHUANGYI

文库题签: 黄格胜 封面设计: 刘家峰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

学术指导：范宏贵、梁庭望、梁颖

编委会主任：何龙群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辅彬（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韦茂繁（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方 铤（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玉时阶（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何龙群（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李锦芳（教授，中央民族大学）

李富强（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周大鸣（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张江华（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袁鼎生（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黄兴球（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章乃昌（研究员，广西民族研究所）

廖明君（研究员，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David Holm（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中界人神布洛陀



布麽清神图

新发现壮族麽教神图长卷：

该神图长卷来源于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仁和镇迷乌村，系当地壮族依支系布麽为死者举行超度亡灵法事时专用。整幅长卷用自纺土布制作，长443厘米，宽22.5厘米，共画有23幅麽教神像图画。本书彩页中第1~3页所用的照片均拍自该神图长卷。由该神图长卷收藏者云南省文山师专龙继峰副教授、文山州民委古籍办王明富先生独家提供。



麽教神图长卷全貌



下界水神图额



上界天神图岂（雷王）



森林之王图谷（老虎）



洪水过后娘侄结婚再造人类图



砍牛祭神图



牛马相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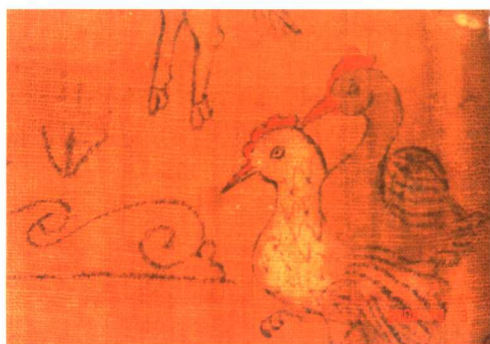
壮族麽教把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异常现象称为“兵”，即凶兆。如牛马、猪羊、鸡鸭相交配，雌雄蛇及蜈蚣相缠等等，大凡人们遇见这些凶兆，都要请布麽来做“麽兵”法事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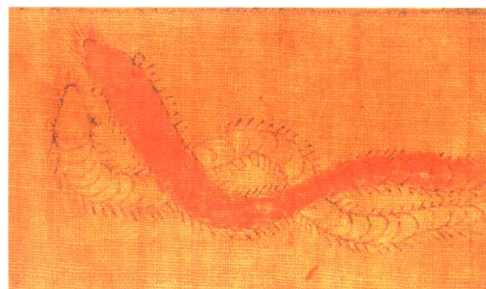
猪羊相交图



雌雄蛇相缠图



鸡鸭相交图



雌雄蜈蚣相缠图相交图



麽教圣地敢壮山壮族民众登山
朝拜布洛陀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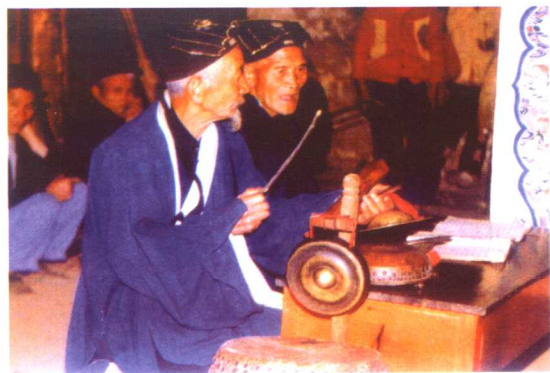
麽教圣地敢壮山众布麽朝拜主神布洛陀



麽教圣地敢壮山众女巫朝拜布洛陀



麽教圣地敢壮山壮族民众在祖神布洛
陀神位前上香盛况



布麽念经“招生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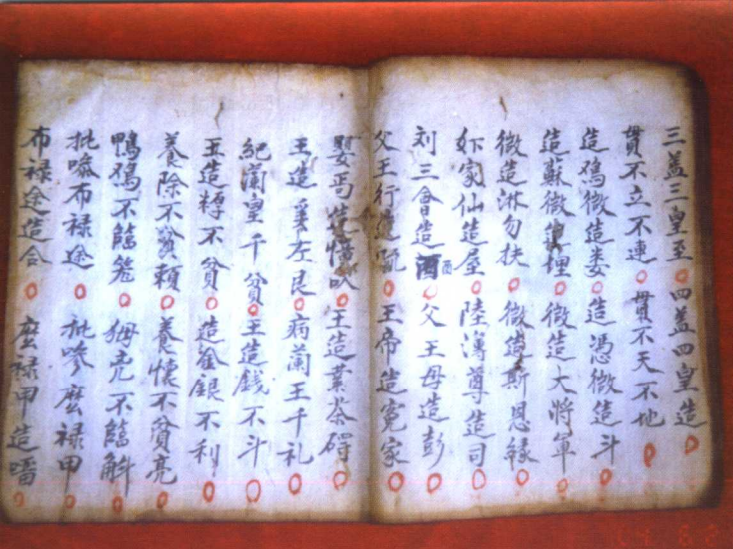


壮族布麽在喃诵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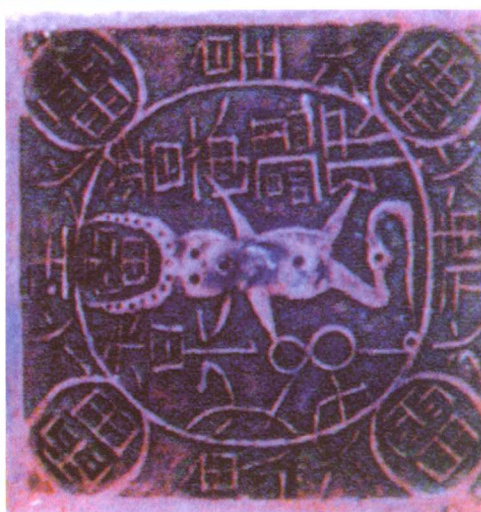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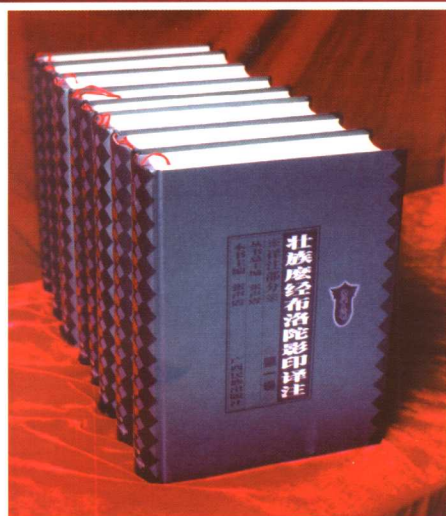


广西东兰县 93 岁的壮族布麽陈
公王演示在瓷碗边沿竖立鸡蛋法术

布麽为死者超度亡魂



壮族布麽用土俗
字抄写麽经手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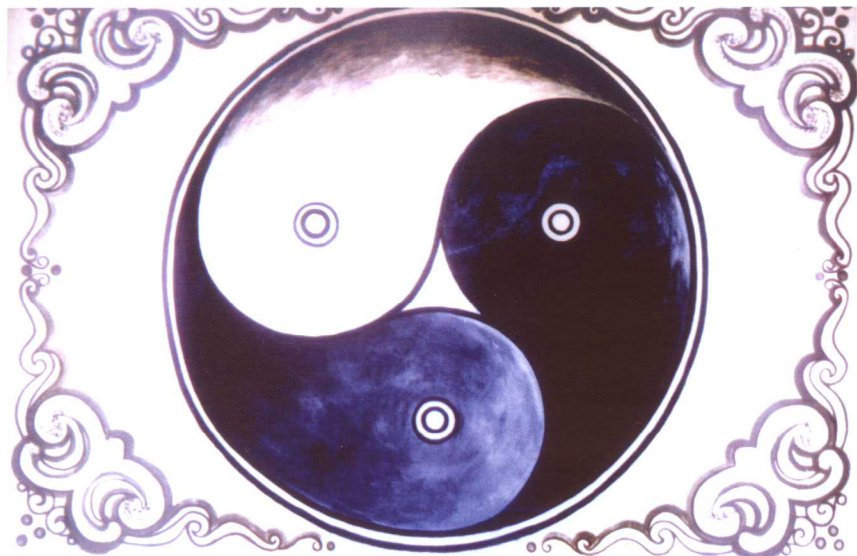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1-8卷)

广西东兰县壮族布麽用的雷王铜印



壮族布麽用的法器和经书



壮族麽教宇宙图：宇宙源于天地水，形同三鸟共一嘴



广西田阳县亭怀屯附近山崖上的布洛陀、麽渌甲神像



云南文山州马关县和镇阿峨新寨壮族民众祭供布洛陀神树



壮族布麽常用的鸡骨占像图



黄桂秋（左一）到广西巴马燕洞乡
采访壮族布麽李建业（左三）



黄桂秋在广西东兰委荣村与 93 岁
的壮族布麽陈公王交谈



黄桂秋在广西田阳县玉凤镇亭怀屯
进行田野考察



黄桂秋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贺大
卫教授在壮族麽教圣地敢壮山

《中国壮学文库》序

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的概念，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术话语。它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它的产生和成长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的构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一、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

壮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壮族人口 16 178 811 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105 226 114 人（不包括台湾省的少数民族人口）的 15.38%。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最集中居住的地方，共有壮族 15 600 854 人居住于广西各地，占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 85.7%，占全国壮族人口的 96.43%，其分布状况为桂西稠密，桂东、桂北稀疏。在广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90% 以上的县有靖西、天等、德保、大新、隆安、龙州、平果、忻城、那坡等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在 80% ~ 90% 的县市有田东、田阳、邕宁、武鸣、东兰、上思、凭祥、扶绥、上林等；还有 14 个县市区的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0% ~ 80%。除广西外，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麻栗坡、马关等县，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云县，贵州省从江县，四川省宁南、木里、会东、会理等县，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兰家湾等地，也有少量壮族分布。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不仅可以上溯到有史时期的

“西瓯”、“骆越”，而且可以追溯到岭南的史前人类。千百年来，壮族及其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镌刻在祖国的锦绣河山上，以“西瓯”、“骆越”、“乌浒”、“俚”、“僚”、“恨”、“僮”等名义，甚或是“蛮夷”的名义，被记载在历代史籍当中，出于人们对之考证和探究，为之感叹和自豪。

然而，对壮族及其先民进行的历史并不长。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壮族研究是在 19 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脚步而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儿”（the child of colonialism）一样，壮族研究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扩张，在瓦解了印度、瓜分了东南亚之后，把贪婪的日光盯向了中国大陆。为了巩固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入中国腹地的通道，他们开始研究我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习俗等，以作为军事侵略的先导，这些研究中就包括了对壮族的研究。1885 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 R. 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及伦敦大学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是目前所见的涉及壮族的最早论著。此后，法国人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1897 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ion Thaie Indochine*），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s）1909 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美国人杜德（W. Clefton Dodd）1923 年在美国依阿华出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英国人吴迪（W. A. R. Wood）1926 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继西方人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称号的泰国共丕耶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 1925 年出版

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耕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

然而，不论是西方人，还是泰国人，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长期以来，壮族研究在许多外国学者眼中，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证。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边疆的蚕食，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富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同时刊载于1928年7月号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的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于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广西僮语研究》，魏觉钟在1931年2卷3期的《新亚细亚》发表了《广西的民族——苗瑶僮俚》，石兆棠于1934年12月号《艺风》月刊刊登了《柳州僮人的片断的纪述》，刘锡蕃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关于壮族研究的最早论著《岭表纪蛮》，徐松石先后于1935年、1946年、1947年出版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发行），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的壮族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壮族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以学科的投入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结出了